

语言文学前沿

杜寒风 主编

第6辑



知识产权出版社

语言文学前沿

杜寒风 主编

第6辑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文学前沿. 第6辑 / 杜寒风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30 - 4182 - 9

I. ①语… II. ①杜… III. ①语言学—文集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H0 - 53②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0497 号

责任编辑: 刘 江

责任校对: 董志英

封面设计: 张国仓

责任出版: 刘译文

语言文学前沿 (第6辑)

Yuyan Wenxue Qianyan

杜寒风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44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版

字 数: 320 千字

ISBN 978 - 7 - 5130 - 4182 - 9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1

责编邮箱: liujiang@cnipr.com

发行传真: 010 - 82005070/82000893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19.75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前言

《语言文学前沿（第6辑）》由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主办，中文系杜寒风教授任主编。

本辑共收入学术论文31篇。为促进校内外学术交流，本辑刊发中国传媒大学外作者论文10篇；校内艺术学部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论文1篇、艺术研究院论文2篇；文法学部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论文1篇、语言学系论文6篇和中文系论文11篇。收入本辑的所有作品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欢迎学术界和教育界同仁对《语言文学前沿》予以关注和支持。

杜寒风

2015年12月

目 录

语 言 编

两种字源工具书的比较	郝 茂 (3)
山西定襄话中所保留的宋元词语汇释	范慧琴 (12)
济南方言单字音声调实验研究	
——以槐荫区发音人為例	刘 玥 (23)
论媒体的语言文字教育社会责任	韩宝江 (35)
两岸电视娱乐节目中汉英语码转换的类型研究	徐 娟 (42)
唐通事汉语观对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启示	刘海燕 (52)
关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暑期中文项目的思考	吕东莲 (67)

文学与艺术编

中国“气论”审美范型的两大思想源头	侯文宣 (77)
究天人之变 哀斯文之丧	
——《文心雕龙·才略》解析	刘春勇 (89)
“涵泳”作为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生成与衍变	杨笑笑 (101)
《淳南遗老集·文辨》欧苏比较批评论	王 永 (107)
论李渔的戏剧接受美学	贺志朴 (118)
试论《红楼梦》中以莲命名的人物系列	朱 萍 (130)
百戏“耍和尚”形式内容的历史演变	杨秋红 (138)
崇兴庙古戏台与村民宗教活动	王黑特 张 雯 (146)
陆健诗歌的心路历程	单占生 (160)
没有“自我”等于没有“灵魂”	马茂洋 (173)
当歌词遇到“标识性”：从音乐社会学视角对校歌做的几点	
音乐文学思考	魏晓凡 (179)

论赵本山作品的“庙堂意识”	陈友军 杨晓烨 (189)
现代化背景下女性的心理困境	
——试论贾樟柯电影物象对女性心理的隐喻意义	肖 欢 (197)
电视剧对白的典型性	逢格炜 (204)
从电视剧《楚汉传奇》看当下历史剧的人文主义观照及	
音乐创作特色	朱星辰 (214)
由境外电视剧传播谈中国电视文化安全策略	姚皓韵 (220)
“文学哲学”研究与意识形态批评	
——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中的方法论问题	陈然兴 (228)
卡夫卡研究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反思	
——以《中国长城建造时》为例	任 龙 (238)
乐教与城邦准公民的培育	
——亚里士多德少儿艺术教育思想论	彭笑远 (250)
西方戏剧导演艺术的现代诠释与解读	李贵森 (260)

文 化 编

消费文化语境中生产与需求的关系	陈小申 (273)
张载伦理文化思想的核心：道德修养论	苑立强 (279)
从六祖显示神通到出山宣法	
——佛源老和尚的六祖行迹与思想论之二	杜寒风 (287)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教学现状论析	肖 锋 (300)

语言编

两种字源工具书的比较

■ 郝 茂

《语言学名词》释“字源”：“又称‘形源’，指汉字字形的最早来源”。^①字源工具书是在一定的字量范围内，上溯汉字字形的最初形体，对构字方式、演进脉络以及形音义关系所进行的系统整理。随着汉字整理和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有关字源的著述和工具书陆续出版。其中，《字源》和《汉字流源字典》具有代表性。与以往多见的字源知识普及读本不同，它们不是典型字例的取样剖析，而是着力于古今用字层面的全面考察，系统分析。这两种字源工具书在编纂体例、著述内容方面于古文字和今文字各有侧重，影响较广。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评介和比较，讨论字源工具书的编纂体例和基本内容，认识《字源》和《汉字流源字典》对此类工具书编纂的探索和在汉字实际应用方面的价值。

一、《字源》

《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对字源的分析古今贯通，而相对侧重古文字的构形分析。该书以古汉语中比较常见的汉字为收录对象，立字头6000余个，按《说文》顺序排列。据篇首序言，此项工作集中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前后历时十余年，旨在编纂一部能够反映时代水平的大型字源工具书。试举一例展开说明：

本为会意字。从宀，从玉，从貝。表示屋中储藏的贝、玉等珍宝。后来加“缶”声，则成了形声字。本义是珍宝。《说文》：“寶，珍也。

①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2页。



1~6《汉语字形表》，第288页。7《战文编》，第499页。8、9《说文》，第151页。10《隶辨》，第423页。

从宀，从玉，从贝，缶声。”《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商代甲骨文中的“寶”为会意字，从商代金文开始，另加上声符“缶”。在商代，有省去“贝”作“寔”形的，《说文》古文沿用了这种写法。在周代金文中，有时省去“贝”和“玉”，写作“寔”。汉代隶书中，有把“寶”改为从宀、从珍或玨（“珍”的异体）、从贝的，作“寶”或“寶”形。更有省去“贝”和“缶”的，变成从宀、从王（“玉”篆文以前的写法），后代书法家有写这个简体的，并把“王”写成“玉”。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汉字时，废除了“寶”的异体“寶”；简化汉字时，采用了源自隶书的简体“宝”，而把“寶”作为繁体废弃掉了。^①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字源》贯穿全书的编纂体例。全书对每一个汉字的解说内容分为三个部分：（1）标注古音和现代普通话读音；（2）排列从甲骨文到隶楷的字形演变脉络；（3）结合传世典籍和出土文字的文例，梳理文字所表示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线索和形音义关系。分解如次：

第一，标注字音。《字源》在每一字头下依次标明今音、上古音声韵、中古音声韵和反切。字源分析以字形历时变化的梳理为中心，而形音义三者兼顾是前人字源研究成功的经验。标注今音旨在为人们提供当今的规范字音，并说明异读情况；标注古音则揭示字音发展的历史线索。多音字的意义区别也往往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有所反映。例如，“数”字标注三组读音：“shù 心纽、屋部；生纽、麌韵、所矩切。”“shù 心纽、屋部；生纽、遇韵、色句

① 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59页。

切。”“shuò 心纽、屋部；生纽、觉韵、所角切。”《字源》征引文献逐一说明：《说文》本义是计算，读 shǔ；引申指数目、技艺等，读 shù；再引申指频繁、多次、疾速等，读 shuò。而这一多音字的意义区别在中古音声韵及其反切中已经反映出来。^①

第二，勾勒字形发展线索。《字源》围绕字源的历史探究，对字形进行认真筛选和排列，字形典型，在同类工具书中特点突出：（1）着眼于字形历史沿革的古今贯通，从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战国简牍、《说文》小篆和重文古文字，到隶书、楷书今文字，尽可能地找到字源的起始字形，展示其形体和结构的发展演进；（2）字形结构清楚，时代明确，不选用残损不清或不能反映字源变化的字形；（3）标注了字形的产生时代、著录、字源发展线索等信息。尤其是以连线和字样编码的形式标示字源发展轨迹，这在当今常用的汉字字形工具书或各类文字编中并不多见，直观地展示了字源的古今演变脉络。

第三，解说字源。即分析说明最初的字形结构和后世的发展变化，并通过文献的征引，梳理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线索。上举“宝”不是个多音字，字义发展线索也相对单一，字源的分析侧重古今字形的梳理。事实上，字形的形音义沿革错综复杂，字源分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文字的分化、归并或字义功能重新分配。如“鬻”字：“鬻，会意字。热气腾腾的鬲中有米，当然就是‘粥’了。在汉代‘粥’是‘鬻’的省形，是异体字。‘鬻’又音余六切，今读 yù，是‘賣’的借字。在现代汉字中，‘鬻’和‘粥’已分化为形、音、义各不相同的两个字了。‘卖官鬻爵’中的‘鬻’不能简化为‘粥’。”^②再如“鬥”字：“象形字。甲骨文像披头散发的两个人徒手相搏的形象……‘鬥’加上声符，分化出‘鬪’字。现在二字都被废除，假借‘升斗’的‘斗’代替。”^③

《字源》全书收字范围广，体例安排周全，对每一汉字的字源分析力求准确到位，细致全面，无疑已经成为当今字源查考的主要工具书。但由于这部工具书出自众人之手，编纂体例的贯彻似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在使用过程中须留意。

①② 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页。

③ 同上书，第219页。

如对“莫”字的分析：“会意字。从日，从蓐。会日落草丛中之意，为‘日暮’之‘暮’之本字。”^①“暮”是“莫”的分化字，魏晋买地券即有暮形。但《字源》在字形发展线索的图解中并没有出现“暮”之结构，也没有为“暮”另立字头分析。而上举“鬻”“粥”分化，两形是同现于字形发展线索的图解中的，可见“莫”与“鬻”的分析在图解体例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又如“唇”字，《字源》中字形发展线索的图解为“𡵚（《说文》小篆）——唇（楷书）”。进而解说字源：“《说文》：‘𡵚，惊也。’文献中借震字为之，音读 zhēn。引申指惊声（见《集韵·震韵》），读 zhèn。今用为嘴唇字。嘴唇之‘唇’字在《说文·肉部》，本作‘脣’。嘴唇之‘唇’与训‘惊也’之‘𡵚’是同形字。”^②这里，字源图解为“𡵚（《说文》小篆）——唇（楷书）”似欠妥。既然是同形字，那么二者只是造字的巧合，音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小篆“𡵚”不是今楷“唇”的字源。

二、《汉字流源字典》

《汉字流源字典》的特点是兼顾知识普及和专业研究，2003年由华夏出版社初版，2008年修订本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字典与词典应该有所区别，词典依字说词，侧重读音的标注和语词的排列与说解；而字典以字形为中心，重在说文解字。那么，同样是语文辞书，《汉字流源字典》就与《现代汉语词典》不同，全书的体例安排以字形的说解为侧重点，体现出其特有的应用价值。全书立字头1.1万余个，解说分为字形、构造、本义、演变、组字等五个部分。例如“黍”字：

黍 shǔ

【字形】甲 金 篆

【构造】象形字。甲骨文象黍子形。三叉像其散穗下垂如流水。金文简化。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黍。

【本义】《说文·黍部》：“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

① 李学勤主编：《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析形不确。本义为黍子，一年生草本植物，耐干旱，叶子细长而尖，籽实也叫黍子，浅黄色，去皮后叫黄米，性黏。古人用来酿酒，是重要的粮食作物。

【演变】本义为①黍子：彼～离离，彼稷之苗 | 苦辞酒味薄，～地无人耕。也指②黍子的籽实：硕鼠硕鼠，无食我～ | 止子路宿，杀鸡为～而食之。古代又作为③建立度量衡的依据：称之所起，起于～，十～为一累，十累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

【组字】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是《说文》部首。现今仍设黍部。凡从黍取义的字皆与作物、黏性等义有关。

以黍作义符的字有：黎、香（香）、黏、糯、𥽿。

以黍作声符的字有：黍、𥽿。^①

可以看出，《汉字流源字典》以字形为中心，试图通过严整的体例安排，努力涵盖单位汉字字形沿革的基本内容。

第一，关于字形和构造。这两部分内容联系紧密。《汉字流源字典》的字形排列比较简略，相当一部分字形的字头后仅列小篆。这是因为该书着眼于当今社会通用汉字字源知识的普及，字形的考辨不作为重点，安排古文字字形只是为汉字构造即“六书”分析提供依据。应该承认，古文字字形选择过少会给字源分析带来一定的局限。“构造”栏说“黍”字非“从禾，雨省声”，不是形声字是对的，但依据排列的甲金篆三例说“黍”是象形字恐怕也站不住。徐中舒析“黍”字：“从𥽿从𠂔（水），𥽿象散穗之黍，或不从𠂔，作数小点以表水点，同。”^②将“黍”之结构分析为会意字。《说文·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③甲骨文“黍”字有𥽿、𥽿、𥽿诸形，或象形，或会意，如果不进行相对全面的字源历时分析，就容易出现問題。

《汉字流源字典》“构造”栏还注意到汉字字形的孳乳发展，说明同源线索。这是在字源梳理的基础上拓展其分析内容。如“彩”字：“隶变后楷书写

① 谷衍奎编：《汉字流源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0页。

②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0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4页。

作彩,异体作綵,从系。如今规范化用彩。是‘采’的加旁分化字。”^①“睬”字:“楷书睬,从目,采声,采也兼表采取之意。最初借用‘采’‘保’或‘採’来表示,元代始才另加义符目写作‘睬’。”^②

第二,关于本义和演变。本义的确定是依据文字的最初形体进行字源分析的重要内容。《汉字流源字典》对字头本义的分析首列《说文》,如果《说文》的解释不确,则依据今人的研究给予补说。作为字典,简明扼要,不做烦琐考证。接着在演变栏中以本义为出发点,征引文献用例,依次排列近引申义、远引申义和假借义。字源分析应该结合字音和字义,这是当今字源研究方法的共识。既然是展示汉字的流源,《汉字流源字典》以单位汉字为出发点,分析汉字的音义发展,不排列说解该字双音词和多音词的组合,这与《现代汉语词典》迥然不同,凸显字源工具书独特的功用。

第三,关于组字。首先是说明在《说文》中是否为部首,这是因为《说文》是汉字史上的第一部字典,以540部首统领9353个字头小篆是《说文》的发明,反映出汉字发展的孳乳派生。接着“组字”栏分别排列以字头形体作为偏旁而组构的合体字形,它们在现代汉字整字中或充当义符,或充当声符。“组字”旨在强调字头形体的基本含义和它的能产性,展示出音义相关联的字的组群,这有助于把握音义关系相对密切的一组字的形声字结构。

《汉字流源字典》体例整饬,行文格式统一,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了解汉字的本义,把握汉字纷繁的义项之间的联系,揭示字与字的形、音、义内在联系的字典。论及字源分析的方法和手段,编者“前言”道:“本字典深入分析了汉字构造的本源,探求了先民造字的初意。以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为依据,考之以汉字现实,参之以文化传统,验之以民间习俗,通过对同偏旁汉字的梳理和对同源字内部联系的分析,对汉字的本义提出了合乎实际和清理的解释。”但统观全书,似未完全达到编者的预期目的。从字源的探求来说,古文字字形的利用过于简略且没有标明具体出处,全书的文例征引着眼于传世典籍而舍弃当今大量的出土文献资料。这些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① 谷衍奎编:《汉字流源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页。

② 同上书,第1585页。

三、两种字源工具书基本内容的差异

字源是指汉字字形的最早来源。依据这一界定，字源工具书编纂的基本内容应该是：(1) 古今字形的有序排列；(2) 结合字音字义梳理字形的历史沿革，说明字形的最早来源。那么，《字源》和《汉字流源字典》虽存在详略差异，但均以此为基本内容。因为兼顾当今汉字的实际应用，《汉字流源字典》涉及内容要宽泛一些。其中“组字”一栏内容《字源》没有设立，但“组字”不应该是字源分析的重点。

《汉字流源字典》“组字”栏主要内容有三点：(1) 介绍字头楷字在《说文》中的归部；(2) 作为偏旁的能产性；(3) 组构形声字的表义表音功能等内容。这些均属于字源工具书的边缘问题。第一点，《说文》创立 540 部首，以后的字书编纂或沿用或归并，《汉字流源字典》字头楷字是否为《说文》部首，是辞书编纂研究的问题，与字源探究并不直接相关。第二点，偏旁的能产性主要指出能否单用，能否作为偏旁构字。如果可以作为偏旁构字则以“凡从某取义的字皆与某义有关”字样，这主要是形声字研究关注的问题。第三点，按照表意或表音来分别排列组构的形声字，有助于同源字组的分析和汉字整字的认知。

“组字”栏还涉及汉字分化问题。我们截取“采”字的“组字”栏：

【组字】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不是《说文》部首。现今归入采部。凡从采取义的字皆与摘取等义有关。

以采作声符兼义符的字有：菜、窠、睬、採、彩、綵、睬。

以采作声符的字有：樑、睬。

这里，“窠”与“睬”、“彩”与“綵”为异体字。有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证明，“菜”“窠”“睬”“採”“彩”“綵”“睬”原本均作“采”，为一字之分化。这在《汉字流源字典》“构造”栏也大都予以说明。所谓分化字是指：“汉字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个字记录的音义过多而通过分化方式派生出来

的新字。”^① 字源与分化字都是反映汉字历时变化的概念,同属于汉字历史沿革的研究。但字源和分化字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字源分析侧重以今溯古,上推一个字的最初形体来源;分化字对汉字结构变化的观察侧重从古到今,由一个字分化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分化字的分析应该属于字源基本内容讨论的延伸。

也就是说,字源工具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字形”和“析形”两个部分。就“字形”来看,如前所述,《字源》比《汉字流源字典》的工作要细致得多。字源分析所依据的字形,应该尽可能地找到所述汉字的最早来源,展示其历时演进顺序的主要环节,并且标注每一字形依据的出处,为人们提供查考线索。在这一方面,《古文字谱系疏证》一书的处理值得借鉴。该书重在形声谱系之下的每一个汉字建立从殷商到秦代文字的纵向形体流变谱,并通过“系原”确定各谱系中具有派生关系的同源分化字。但该书对单位汉字的形音义关系的梳理与字源分析关系密切。对于字形的安排和处理,第一,如《古文字谱系疏证》“凡例”所说:“各字目下先出古文字典型字形,凡能明结构流变之例者,皆列入收录范围。所收诸字形大体依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时代不明者据形体发展特征适当安排。”^② 典型字形的选择,字形时代的确定对字源分析极其重要。赵振铎曾经指出:“确定某个汉字产生的年代又特别重要。确定了某个字产生的年代,也就弄清了它的历史起点,再进一步论定它形、音、义的变化,说明它与相关字的联系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好处。”^③ 第二,《古文字谱系疏证》还有一条是《字源》和《汉字流源字典》都没有做的字源整理工作,即“各字例凡辞例明确者皆出辞例,并注明出处。所收录辞例字数多寡以能说明该字所表词义为限”。^④ 每个字形下不是孤立的字形,注明出处之后再附带着简略的辞例,这对字义的梳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说“析形”。《汉字流源字典》“本义”“演变”两栏表述条理清晰,解说精当。但由于字形依据单薄,尤其是出土文字材料利用不够,字形流源分析就显得不足,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线索占据了主要的分析内容,汉

①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

② 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页。

③ 赵振铎:“字源考订与字头编排”,见中国辞书学会编:《〈辞书研究〉三十年论文精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④ 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页。

字流源分析实际上是侧重词义发展的梳理。这当然同《汉字流源字典》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对象，兼顾字源知识普及的编纂意图相关。相比之下，《字源》做了相对充分的“析形”工作。全书以字形为依据，把握字源发展的每一重要环节，从最初形体的造字取象入手，分析其构形理据，继而说明字义字音的发展变化。如果考虑局部内容的充实，那么《字源》在析形过程中，文例的征引比较多地利用了传世文献资料，而出土文字的文例征引是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的。对于析形工作，一部好的字源工具书需要着力于两个方面：第一，明确字源及字源的构形理据。即依据《说文》释义，验之于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古文字材料，辨演变之迹，明构字之理。第二，寻绎字源发展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线索。即依据字源梳理的字形序列，辅之以出土文字及传世典籍，推求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厘清汉字形音义发展的历史沿革。

（郝茂，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语言学系教授）

艺文天地

【满江红】京都忆旧

蒲震元

绿树繁花，惊逝水，晚秋时节。金风起，京都如画，高楼层叠。岁月峥嵘争跃马，千秋功过谁评说？想当年学子竞征途，云追月。迎改革，情急切，怀祖国，旌旗接。任艰难阻道，险峰难越。齐家立业同携手，沉舟已远千帆发。问年华虚度几春秋？心犹热。

（蒲震元，中国传媒大学原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